

國史纂論

山縣禎著

九十

和書門				
		四		
五册	二架	五函	一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四			和
一函		四	書
一	五	一	
九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41
冊數	5 (5)	
函號	141	18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史纂論卷之九

長門 山縣禎 編

元龜元年春正月。武田晴信攻華澤城。河拔之初令

川氏之亡也。小原鎮實獨守華澤。不下。今川嬖人三

浦義鎮鎮實之子也。亦亡在華澤。至是父子逃高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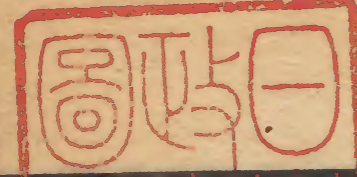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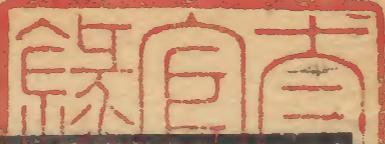
神。江以城主小笠原長忠有舊也。義鎮途與鎮實相

失。遇土人誰何。告以實。土人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也。

乃悉奪衣馬。捶擊幾死。既而裸體被苦。達高天神。長

忠併父子殺之。義鎮臨死。輒轉號呼曰。剝削唯命願

...



免一死。削手掉頭之地。以斷其首。聞者彈指。長忠棄
尸。以餒野獸。

禎曰。自古權寵之臣。非有出衆之智。兼人之才。惟
恃寵專權。一時威燄之熾。孰不仰其鼻息。而趨其
下風。由是益擅威福。培克無饜。曾不知衆怨之叢
其身矣。及一旦失權勢也。群起責其惡。僇辱備至。
逞其積憤。當是時。垂首掉尾。雖欲以求憐於匹夫
奴輩。不可得也。傳云。僻則為天下僂。如三浦義鎮
是也。世之恃寵而專權者。可以為深戒矣。

六月。織田信長。伐淺井長政。戰於姊川。大敗之。初長
政與信長婚。前年信長以妹女長政也。信長來見。長政饗之。成
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還白長
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
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辦之。然後君舉兵攻
岐阜。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
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為麾下所殺。

青山延于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
聶之計。未為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

織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斃之於鼎俎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生。自有定數。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初信長相石山本願寺地形曰。是可以城焉。乃使人謂光佐本願寺主曰。宜見致石山可易之地。從所請。其必給賞營。仰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逐。又恐其貪言。羞吝未承命。其徒強聽之曰。吾法之闡揚。技

新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固辭。使命信長忿曰。我當以力取之。元龜元年九月。信長出師將討三好康長。意實屬石山。光佐聞濃師出。慮其情。移書五畿及紀越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塹壘。以自守。未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信長聲言。攻野田福島三好之黨所據。自天王寺。移軍天馬。十四日。石山賊五千。取杜口河内。信長縱兵擊之。賊多出銃手。濃人奔死傷頗多。十八日。濃師再與石山賊戰。復敗。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

國史纂論

卷之九

二

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
 為處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為耻。遽
 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
 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
 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為業。貪
 嗔殺生為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禎曰。信長欲奪梵刹以為城地不情也。彼不聽則
 已。而欲以兵力取之則可謂暴矣。是以激彼之怒
 門徒奮起其勢猖獗。濃師屢敗。以損軍威。蓋信
 長之過也。

九月織田信長在攝津。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出兵攻
 坂本。進焚大津。信長聞之。還京師。長政。義景。據叡山。
 信長使諸將圍之。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素
 惡僧徒。橫肆不持戒。飲酒食肉。姦淫婦女。贖貨黨賊。
 然以敵兵尚盛。優容之。二年秋九月。信長攻叡山下。
 令曰。此行夷滅延曆寺。使無噍類矣。延曆遷都之初。
 創斯寺。以鎮王城。故諸將僉懷疑懼。信長曰。我倡勤
 王之師。風靡露沐。殆無虛日。嚮越江井作愿。我棲

之於嶽。髡豎黨之。破律亂政。是國賊。非私讎。且其盤據猖獗。非一日。今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爲空。乃籍其田。封明智光秀。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卒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齟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舉田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掬梟磔。朝廷不

能制焉。使列聖肝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采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剷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覃爲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个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蒔菲采之可矣。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繼絕興廢。又散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大內經費。蠲門賦。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

中井積善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焉以興。不亦宜乎。

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

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天正元年春二月。武田晴信難髮稱卒。年五十三。以

子勝頼嘗承諏訪氏後。擬勝頼。子信勝為嫡子。權主

國事。遺命秘喪三年。乃豫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

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訪疾者。乃令之暮夜

接見。故列國久不審其實。信玄自知取怨多。懼丘墓

為人發掘。乃命造石槨。擲甲以斂密。沈諸諏訪湖心

云。

尾藤孝肇曰。信玄讓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

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篡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羞之深可知也。然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事。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長于軍事。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于山東數十年。自以為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倣之。亂庸有極乎。後世

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亦何心與。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

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殘虐不道。取怨四方。恐身死之後。敵國來侵。故詭譎百端。以欺天下。但知其智術之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不肖。不足以幹父。蓋墳土未乾。而闔族夷滅。宗社丘墟。良有以也。

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豔稱。無所軒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霸功也。世以齊桓晉文。

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射狼之行。比之于譎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譎信亦豈純乎正者哉。

大將軍義昭無道。信長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專微行。等十七事。義昭弗懌。天正元年二月。義昭竊欲圖信長。密為戰備。細川藤孝諫之。弗從。信長聞之。使人陳其無貳。義昭不聽。募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使

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等。攻石山。拔之。又攻破堅田。三月。信長帥師西上。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抵逢坂。納款。師入京師。夏四月。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進圍其第。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遂班師。豫料和議。復敗。使長秀造戰艦數十。以備湖上。秋七月。義昭復舉兵。壁于槓島。信長乃以舟師直前入京師。遂取二條。第人以為神。轉攻槓島。令曰。是行戰之大戰。破之。遂圍而執之。義昭求滅。死。信長令羽柴秀吉。放諸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奔紀。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
濃焉。依速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
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既非君臣。
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
不為不厚也。啓蒙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
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
爭奪之也。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况速之乎。
三年夏五月。武田勝賴圍長篠。累月。與平信昌堅壁
拒守。城中食盡。將告急。濱松衆相目未言。烏居勝高

稱強右衛門請往信昌大悅。勝高曰。敵圍甚密。濟否未可
知。幸而得達。舉燧前山。以為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
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騷呼。勝高駢抵濱松。告
急。濱松使勝高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迤堅守。勿
降。勝高乘夜馳還。為邏者所獲。勝賴命解縛。引以厚
賞。使其辭。勝高偽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
至。努力固守。勝賴怒。磔殺之。既而濃軍速軍來援。勝
賴欲戰。部將馬場氏勝。內藤昌豐。山縣昌景。小山田
信茂等。固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賴從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之使小山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為十三隊
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濃軍速
軍萬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丸墜馬而死甲師敗
績其良多死勝賴走還甲府二萬之軍死亡殆盡

安積覺曰烏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溫之
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果
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溫為超所殺崎為
魏人所殺仁果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為勝賴
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

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
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
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
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
之甲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
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復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
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
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

國史集論

卷之九

十一

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條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賈禍。失策為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為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借於彼。而鑒於此也。

禎曰。勝高殺身。以全君命。亦以活一城之衆。可謂仁義之士矣。當天下滔滔。亂賊相踵之際。而得士如此。亦足以見德川氏養人之懿矣。

五年秋八月。松永久秀。援信貴城。復叛。信長使世于信忠討之。冬十月。久秀與雜賀賊及大坂賊連和。求援遣使者約期。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執之。獻信忠。信忠乃與信盛謀。遣兵數百於信貴。佯稱雜賀兵。城中聞門納之。信忠急攻之。信盛兵在內。鼓譟應之。城中驚擾。久秀登天土臺。縱火自焚。信忠執久秀。斬之。和州平。

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於今。其死也晚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

國史集論

卷之九

十一

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荒木村重部下有潛難於石山寺本願者江天正四年

州安土遷騎譏察以為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

智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構之信

長未信村重聞之將往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

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怒果來歿且弗測村重乃還

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信長親將討之羽柴秀

吉請親往說村重信長許之秀吉造伊丹開喻再三

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

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不聽曰渠重

交契東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矣係集

存亡迺厚禮遺之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

幽之以示絕信長惠力取勞師乃下令為重圍斷其

饒道令卒子信孝及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

分戍而還天正七年九月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

糧食且竭村重廼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夜出奔

尼崎十月瀧川一益攻伊丹城諭戍兵曰汝主棄城

遁去汝為誰守之不如速降也十一月主將荒木某

乞降曰願獻尼崎花隈二城為妻子請命一益許之
 其赴尼崎村重閉城門而不納其遂晦跡亡去信長
 乃命一益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
 禎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懼
 幅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及覆無操為耻也而及
 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士衆於鼎鑊而不
 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
 子非仁也而予子為義君子固不取焉

初秦秀治有丹波屢抗江人信長連年遣明智光秀
 伐之天正七年五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
 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
 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
 伏甲禽之檻送諸江信長磔殺之丹人聞之殺光秀
 母信長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以丹予光秀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木蕘不食餘江侯
 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
 三綱斁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
 論實惜乎木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朱得

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曩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仁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貫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宗運京師人。賜米百斛。復其身。在是歲二月。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

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禎曰。光秀兇逆。弑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寇。而後至于闔族夷滅。無噍類矣。其得誅死。雖或似晚。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

穴山信良言於武田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遠日疆。江相修好。三國合謀。求擊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賴曰。善。於是大城。並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沉尹
成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
哉言矣余也為甲亦云

穴山信良勝賴姊夫也勝賴約以女妻其子武田信
豐略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為其子求昏勝賴從之信
良以是怨勝賴密送款織田氏木曾義昌為勝賴妹
婿苦甲人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信長求任子義
昌乃送質安土信長悅遂戒師期勝賴聞義昌叛使

武田信豐擊之義昌逆擊大破之於烏居嶺勝賴帥
步騎二萬次于諏訪天正十年二月信長大舉伐甲
信忠以兵五萬為先鋒自岐嶽入北條氏政以兵三
萬次境上為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
澤允險下條信氏守之信氏部將迎江前驅川尻鎮
吉信氏乃遁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飯田小
山以上並信濃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前軍
獻捷信忠分兵助之軍拮梗原勝賴在諏訪日會諸
將議戰守衆議不決將士解體城昌茂請假兵五千

國史卷論

十五

唐史纂論

卷之九

十五

為前鋒使小山田真田等以兵五千繼之長坂跡部
 沮之二十日信忠抵飯田前驅鎮吉轉鬪深入武田
 信綱守大鳴衆驚而潰信忠移軍于飯島分徇國中
 士民爭先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亡相繼二十八
 日勝賴退入新府土功未完敗聞日至勝賴與諸將
 議避敵鋒嫡子信勝獨奮曰甲之建國傳世二十八
 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避將何之當抗城
 而死已勝賴嘿然三月五日信長發安土七日信忠
 入古府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勝賴將如郡內

駐鶴瀨七日衆潰左右留者僅四十餘人遂奔天目
 山初小宮山友信稱內與長坂跡部有隙又與小山
 田將監章事竟以譖廢至是單騎追及因土屋昌恒
稱總請從勝賴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閑安在曰昨
 道亡跡部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
 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悅首而已已而山僧與
 村民謀導敵信忠令瀧川一益率兵蹙之勝賴見事
 急令左右殺室北條氏及諸姬諭信勝逃去信勝不
 聽與從兵四十餘人力鬪而死伊豆長光者斫勝賴

唐史纂論

卷之九

十五

獲其首勝賴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武田氏亡。

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

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

之。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

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為

凶父扶持。不數年。致內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

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佞幸權貴。故勝

賴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賴信讒逐之。夫遭

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掄揚

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

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

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

臣。若內膳者。其可以為人臣之勸矣。

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

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舉力勝

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

奪之事。是以淑慝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

鏑。覆宗絕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

國史纂論 卷之九 十一

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隳於信玄篡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尾藤孝肇曰大內義隆以好父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父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一偏如是

又曰武田勝賴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二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

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賴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閻王所為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禎曰勝賴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賴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賴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尚知義哉信玄無道勝賴狂昏獨

國史纂論 卷之九 十一

武田信玄傳 卷之九

十一

有信勝能執義。足以為武田氏遺光耀矣。

信長大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德川氏。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甲一郡于穴山信良。諸將受封。有差。五月。德川公與穴山信良。至安土而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光秀盛備供具。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與毛利氏相持。乃馳書報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遣出援兵。信長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舉可取。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兵于備。遂命光秀為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

竣。又命遠役。吾何能堪哉。悉投供具於湖水。馳還丹波。初。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嚙一觥。信長乃掖光秀。培其顛。作鼓節。光秀慙憤。遂謀不軌。

禎曰。信長英略偉度。尊天子。敬鬼神。正法制。嚴號令。天下服其威風。固非當世群雄之所能及也。然粗暴酷厲。往往有取怨於人者矣。夫為人上者。行已恭儉。接下有禮。猶恐有所不逮。以失人心也。故

武田信玄傳 卷之九

十一

曰。一人三失。然豈在明。不見之圖。古之君子。其謹
慎畏懼如此也。信長之於光秀。暴慢無禮。大彘遇
之。其取怨宜矣。惜哉。信長之材略。而無人君之度。
以至亡身覆宗。後之為君者。可不以鑒焉哉。

五月。信長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
覺寺。六月朔。光秀密會其腹心明智光春。齋藤利三
等。曰。我有本事。卿等能為我死耶。不則速斬吾頭。僉
愕眙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右府公惡我。屢欲殺
我。今事已迫。不如先之也。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先

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敵
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叛。二日昧爽。圍本能寺。信長驚
起。問曰。叛者為誰。森長定出見之。曰。光秀也。信長罵
曰。豎子敢爾乎。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
百餘人。皆血戰而死。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
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烟既起。乃至二條第。使村井貞
勝奉皇太子。送諸禁內。勒兵以待。衆皆曰。徒死無益。
宜趨歸國。舉兵討賊。信忠曰。賊必斷我歸路。不如死
於此也。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

既而賊軍來圍。信忠力戰。縱火自殺。年二十六。弟勝長及從兵四十餘人。皆戰死。

源君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其子信雄。爲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爲義子。於神戸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欲直扶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弒君之賊也。初以討之爲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

賊之罪。舍而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

安積覺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爲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舉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走齋藤龍興。馘今川義元。威名震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將軍義昭之求入。克修闢職。誅鋤群兇。能使義昭得歸京師。厥功偉矣。既而義昭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於是公再舉

兵放之河內。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
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頽綱
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於行伍之中。委以
關西之任。山陽之地。殆將歸於版圖。其規模亦大
矣。然資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過。終身不能忘
之。必不置。而憤矣。故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友
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弑逆之罪。固天地
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恐是用
希難矣哉。

中井積善曰。嗚呼。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
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
心。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
矣。然正勝其不令終。往往諾之不容口焉。至於其
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
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霸於其際。威振中原。
既不諱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傯。支費廣
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覃措紳比。諸
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蕕相反矣。且不眩乎異

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敵山屠長島。擗大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先夫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剝其骨。汗諸其室。然後屬焉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心前。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也。未晚也。

羽柴秀

口備高松城

中備累月城中困蹶中將清水宗

治

稱

本

命殺出其衆。藝侯聞信。長木舉。且至也。議

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

徐出巡師。翠日藝侯遣人請詰。且結盟。送質。秀吉報

曰。當俟明日。而議。黎明。藝侯復遣使趣期。秀吉見使

者。曰。明智光秀作逆。右府父子遇弒。予且馳還討賊。

子君尚且成歎。若乘釁。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

使者反命。藝侯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

國史纂論

卷之九

附

小早川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彼宜秘。夜速盟而去。然連卻我使。暴自太事。無所隱諱。晏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乘敵。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能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皆無朝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今視兀_レ_レ渝。彼必德我。宜遵約。且遣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彼倘得志。我高沈有西土。此十全之策也。藝安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盟。毛利秀包出。

質秀吉乃與顯乞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

發。

早川公。炯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為毛利

所書士。今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吊喪助討。叛賊尤

得交隣國之體。當是時。微小早川公。則殆結怨

啓禍。兩川早川小之有功于吾宗藩。率皆如此。

明智光秀。既弑信長。遂赴安土。悉收其寶貨。分與家

臣。留明智光春守安土。復如京師。秀吉乃移檄討光

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坂。報織田信孝。信孝

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坂。報織田信孝。信孝

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細川忠興、中川
清秀又以其兵從焉。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
嶺。秀吉軍山崎。光秀分兵上天王山。秀吉謂堀秀政
堀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子其往。」吉
晴為人勇決，勵衆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
擊之，已斃無慮。賊弓銃在前，不能非。後騎與秀政
軍，乃水之。擊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
祥為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健闘大破
之。賊之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光秀惶怖，將奔坂本。

夜與一右衛門過小栗栖，土冠遮道，以竹槍刺光秀
洞腋而死。明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命梟之。
本能寺，人兵攻龜山，丹波拔之，斬光秀于光慶。明智光
石、柴安一而赴坂本，衆皆散亡。乃殺光秀妻孥，縱火
自殺。光秀自舉事，有三日而滅。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
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為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
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
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墮踰境而罷，枕

國史纂論 卷之九 二十五

干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為安土君，割髮素絹纏首以討逆秀。其事與漢高緡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教。

此舉秀吉自為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邪。所以紀此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祀曰君子賊人得而討之，况其臣子乎。及光秀聲譽熾而秀吉電奔呈馳，速致其討，最得其機。

會日以成其功，如此其速也。秀吉此舉足以扶持

正逆矣。

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奉秀信之子

為主使一叔信雄輔焉。四臣秉政以近江田三十万

石ノ信餘悉分有之。曰：妹孺子長還信雄取尾張。

信孝取美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

輝取攝之大坂尼崎其餘有差秀吉以其所有地已

大獨辭不受分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子憚之而

信雄信孝爭權有釁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秀吉猝

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

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事覺。秀吉言於信雄曰。北地雪深。越人未能動。請疾伐美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質其生。秀吉乃收軍還于山崎。中積善曰。嗚呼。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此。而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卒。卒。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日以豚犬。洵不誣也。

禎曰。吉吞天下之氣。既見於山崎一勝矣。既而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擅分其土地。無復君臣一體焉。而信雄信孝兄弟相閱。柴田瀧川諸將爭權。樹黨。皆在秀吉術中。而不寤。使秀吉速成其功也。嗚呼。爭亂之世。以智力相勝。朝而臣。夕而君。君臣上下。反覆無常。可不深慨哉。

十月。秀吉收故右大臣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秀吉自為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

國史纂論 卷之九 廿六

從一位太政大臣。

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使之為主。而秀吉自為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外觀。以收人望。素非出於至誠者也。其欲代織田氏之意。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一益於兵。鳥信雄出兵助之。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

擊秀吉。二月。使作間盛政將兵二萬軍于木本。秀

吉聞之。馳至賤嶽。越人不敢進。秀吉命列塙壁。留

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三月。勝家大舉軍于柳瀨。秀

吉命益修賤嶽城砦。固守不出。四月。信孝復作亂。應

柴田瀧川。縱兵劫略。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怒。磔殺

之。遂將兵至大垣。美與信孝戰。破之。

中井積善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

良圖也。况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

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

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

悔罪。更過焉。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三郎討叛者也。

然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乘繫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己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為狂逆則謚為頑愚固不足齒列矣

禎曰質其母而給敵使敵殺之與自殺之其間不能以髮其木逆固天地之所不容也往者明智光秀為之今又信孝為之爭亂之世雖幸免誅戮然二子皆亡幾而遭害則天誅之不可違蓋亦嚴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其然乎

秀吉將攻岐阜山路將監謂作間盛政曰秀吉攻岐阜子去赴援盛政曰勁敵列砦限以湖山焉得踰而進將監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壁賤嶽址整壘不元問道襲其不意一舉可拔秀吉在濃不能疾來子急擊之盛政往告勝家勝家悅曰我分兵備諸砦汝過往矣但得捷即還慎勿留也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比曉至嶽麓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盛政遣人繞出敵後燬其外營軍大亂清秀退走

盛政乘勝尾之。清秀力戰遂死之。盛政使人報捷送清秀首。且曰：衆疲當蒞明日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宜亟還。克而懈殃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盛政曰：舅氏老而怯耳。不以為意。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豎子敗乃公事。時秀吉欲攻岐阜。祿川暴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距躍曰：敵在吾術中。我獲大捷矣。即命健步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嶽。炬火導我。酒食餉我。勗以厚賞。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暮山谷皆炬。餉

者爭至。士氣益奮揚。北軍相驚曰：秀吉大軍至矣。盛政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諸砦爭進弓銃。盛政戰且走。柴田勝政戰死。盛政大敗績。追擊斬首五千餘級。勝家在核山江道平且敗。聞至。衆懼而潰。勝家欲收散兵決戰。毛受莊介固勸退。自與其屬力戰。死之。勝家獲脫走北莊。勝家治所從者僅百餘人。急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北莊。圍焚其郛。國中諸城皆降散。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皆見執。勝家乃與室織田氏登城樓。縱火自殺。柴田氏亡。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與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又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徧怠政。徵斂亡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故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略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

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猝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躡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秀吉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郎竺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四通。之便。十一月。大城大坂。殫方經畫。課列侯。漕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為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中井積善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坂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內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昂永爲廢墟。王室既卑。霸王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爲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爲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諉以

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柴田氏既亡。信孝失援。出奔尾內海。尋自殺。於是秀吉威望日隆。竊欲圖織田信雄。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不憚。十二年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信雄於其邸。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臣居間。請盟于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臣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龍川雄利。皆有膽略。秀吉善遇之。乃料啗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而招四人。誘之三

國史集言 卷之九 三十一

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信雄遽起馳歸
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稱疾不出三月信雄召
三人命侍臣斬之遂與秀吉絕

禎曰秀吉起寒微事織田氏以才略得寵累加祿
封大國恩眷殊渥織田氏父子之遭弑也趨引兵
而誅逆賊以復大讎固可以爲義舉矣而其取天
下之志亦起於此時也其意蓋謂爲織田氏殪讎
於報恩足矣其諸子皆孱弱不足以有爲可奪而
代之矣於是乎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別供田

祿擅分土地而有之既而黨信雄而殺信孝又一
舉滅柴田氏以勦巨豪至是又欲除信雄譎詐百
端情實悉露於是乎秀吉篡奪之迹不可得而掩
也初雖有復讎之舉其如後罪何

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堀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
引以太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
俱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曰信
輝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
不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

國史編年 卷之九 三十三

即羽柴氏。

中开積善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鋼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十三年春。秀吉任内大臣。既而欲為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咸保源氏。秀吉病之時。故將軍義昭寓京師。秀吉乃求為假子。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秀吉大大臣晴季勲議。晴季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

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為之。固不為不可。矣。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廼諷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為關白進爵。從一位。拜觀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大納言信雄亦從。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於是乎。廢耻掃地。夫義昭之昏愚。而孑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前年冬。信雄與秀吉成而盟于矢田。叙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即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病可也。何以覲然。冒其後車之

塵之爲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僕妾者非邪。

國史纂論卷之九終

國史纂論卷之十

長門 山縣禎 編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此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棚於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頒與群臣。盡晷而畢。縱觀如堵。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潤。深得總攬之要。天下

國史纂論 卷之十

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
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
事培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
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
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禎曰豐關白好施與賞功酌勞不敢愛土地視金
帛猶瓦礫其獲人心亦以此也視之彼印剋忍
不能予者固霄壤矣而世有以其膽勇善戰起自
匹夫驟致霸業比諸項王者何耶項羽器度狹隘

素無君人之度何可與我豐關白同年而語哉
天正十四年關白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
釋迦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木木所課二十
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俑于聖武帝而後賴朝
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倣其非何耶戰
國以降海內紛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
喪產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
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

國史纂論
卷之十一

國史纂評 卷之十

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為中人十家之產也即停其舉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蠢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為人所不能為以眩耀天下後世故舉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負軼上古其厲民為何如也古者惑而為之今則不惑而為之矣攻之其為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

復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禎曰豐公性好濶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為此無用之舉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開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木役再造之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血食巨佛果無益乎人矣

秀吉數遣羽柴勝雅於濱松勸德川公入京織田信雄亦數為言公不聽十四年正月蒲生氏鄉堀秀政等勸秀吉出師秀吉不聽沈吟累日一夜猝興促召

國史纂論 卷之十

信雄及勝雅曰。孤業已使德川氏來。二人愕胎不言。
初秀吉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秀吉因言。德川氏之
室未有繼。孤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弗從。煩
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在傍曰。妹氏
安在。秀吉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翌日使吉晴親正
諭旨。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絕昏
遣妻而自殺。二月。秀吉遣羽柴勝雅。富田知信等。於
濱松。致其意。公乃許。昏四月。本多忠勝。如京師。納聘
夫人。至自京師。八月。秀吉密致手書。請公。西上。曰。猶

味。諒孤意。當以吾旭臺人為質。公依違答之。九月。
秀吉使淺野長政。富田知信。申前約。公許之。秀吉大
喜。參議秀長秀吉異父弟諫曰。以母為質。如天下後世何。
秀吉哂曰。非若淺中所及矣。十月。旭臺至岡崎。公乃
如京師。見秀吉。於聚樂第。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甲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
是苟能蕩滌前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
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公之不降焉。乃區
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

國史編年論

國朝集言 卷之十

壞婦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僥倖。豈不死乎哉。

又曰。豐關白。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為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而為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說。指以為非常之權。何謬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為是不順之舉。恬然不耻。何也。苟以是心。當怵惑窮蹙之際。幾何不為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之。曰。此不待求諸他岐旁徑。獨在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

禎曰。豐公有西征之志。而不能無東顧之憂也。是以急求和於濱松。險謀詭計。其心亦太苦。竟至以其母為質矣。而不能免萬世不孝之罪也。公本以詐力得天下。不知以正道服人。其心愈偽。而其謀

國朝集言 卷之十

愈拙書曰。作偽心勞。日拙。豐公之謂歟。

十五年。關白秀吉。大舉征薩摩。薩侯義久降。九國悉平。於是論功行賞。徙小早川隆景於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小倉。以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立花宗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其餘黜陟有差。黑田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暴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蠲苛

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嶋。治所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東民觀聽。靡然成風。云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人而起。身乎微祿。一朝展驥。邈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士人強梗之習。宜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

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聚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十六年春正月十四日。天皇幸關白豐臣秀吉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宗室妃嬪皆往。關白迎處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淚。曰。不圖今日如觀太平之象。天皇留御累日。凡幣

獻之。腆供億之。版實踰前古。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茂弛勤勞。正官之已。茂有侵牟。關白所令。茂有沮格。無愆義。無縱欲。相戒相飭。世世罔有渝斯盟。十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和歌。關白以下皆應制。賡歌。十八日。天皇還宮。關白括輦下戶稅充供。以爲定額。

中井積善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未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

國史纂論

卷之十

七

極實為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所慰矣。若天
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群雄，戡定之
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
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
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
以王家勤勞為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
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
罪之魁，善夫。

禎曰：秀吉不レ諸侯以朝天子，而召天子於私第。

會諸侯以盟，不幾乎所謂晉侯河陽之會耶。秀
吉意蓋不在レ奉天子，欲以觀己威於天下也。已
豈可以為訓哉。

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谷三十
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レ乙酉
故事。

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無其豁達
大度，以為美談也。然此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
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

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且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初關白遣人至相模。諭北條氏入朝。氏直託以事故。

遷延歲月。關白復遣人讓其不庭。尚不朝。群臣或謂

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不國之

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絕。

關白未如我何也。已。天正十八年春正月。關白奏請

討北條氏直。三月朔。入朝陞辭。天皇下詔。錫節刀二

日。帥畿內諸道。共十七萬發。京師關白著假鬚帶金

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

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

守。為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為別將。率阿部

駿河麻呂。為鎮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為征

東大將軍。並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

將軍藤原忠久。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

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

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圯。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

國史其論

卷之十

九

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力之制。邈焉靡聞。
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力。誠曠世之
盛舉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為華飾。誇耀路人。
殆非將帥之所宜為。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
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
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
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
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

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皐
威亦不為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
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
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關白圍小田原城。累月不下。北條氏將松田憲秀。因
堀秀政。潛納款於關白。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
之。既而密貽書于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
相豆二州。憲秀會子塔。議焉。僉從之。次子直憲號泣
固諫。憲秀不聽。直憲夜竊見氏直曰。臣願乞下人之

國史文獻通考 卷之六十一

命以告大事。氏直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死。明日氏直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不問耳。曰。直憲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直憲亟請免父弗許。

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殺。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瓘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秉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瓘併論哉。瓘言於德宗曰。

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瓘之敗死。瓘先及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瓘不幸而處木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為耻。實為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瓘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直憲一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本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歧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關白遣羽柴雄利諭氏直曰。子若行。成當封以武相。

二國。即日班師。贈以載書。氏直受圍累月。窮蹙不能支。遂與約降。秋七月乙巳。悉出城中兵。輸城而去。氏直氏直出居城外。秀吉遣使賜自盡。送其首於京師。梟之於一條戻橋。放氏直於高野山。

安積覺曰。北條氏政。藉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關白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爲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儻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

史論
十一

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稿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青山延子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耻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故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

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不從是蔑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內挾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而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木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

國史綱目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關白以北條氏舊疆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下野安房
上總下總八國封德川氏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
濃五國封織田信雄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怒曰內府
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辭者何也
遂奪其封放之於出羽秋田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
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爲
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
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

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
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
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
在頌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
慮不及乎此一言攫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
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
之暴固不瑛論焉

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

欲奪其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從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為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禎曰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今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地而從英雄於此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丹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丹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

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大功而亦增地從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

七月十四日秀吉發小田原如奧州十五日至江戸城大道寺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衆而降為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戮之於櫻田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拓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強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

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關白好兵喜事功力欲陵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國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以明不修好朝鮮成豐竊有外征之志先是朝鮮王李昖使其臣黃允吉余誠一來聘其還也關白作書以答之且使柳川調信僧玄蘇與俱赴朝鮮朝鮮館之東平館使誠一私饗二人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代之耳

貴國盜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關白又遣宗義智諭之朝鮮竟不報關白益怒決意西征乃下令造膠艘巨艦使九鬼嘉隆督之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時糧芻令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徵發諸道兵命建行營於名護屋前肥規模宏麗所費百餘萬金於是立內大臣秀次爲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自稱太閤文祿元年春三月太閤發京師四月至名護屋諸道兵二十萬分爲八隊以浮田秀家

國史雜論

卷之六

爲總督軍已發名護屋。小西行長冒風濤先達于釜山浦。圍其城。拔之。進攻東萊。破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我軍長驅連拔諸邑。無敢拒者。如藤清正直進至熊川。行長攻忠州。拔之。斬其將申砬。忠州敗報至都下。大震。朝鮮王李昖出奔平壤。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安積覺曰。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神功。后之所爲。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爲大將。以擊毛利氏。賜兩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與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

國史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一

專聞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不命舊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十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教書，以伐大明。儻無教書，則彼必以臣為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為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關西軍務。不須稟白安土，蓋秀吉

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況事中材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隸索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銅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下。禍加殊域。歿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勲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我大君。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爲之。毆於乎天也矣。

禎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防。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域之中。則土地膏腴。百穀豐美。金鐵魚鹽。絲絮竹木之產。無所不贍矣。何必貪殊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爲哉。豐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舉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旦得其志。徒以兵力取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豐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踰海越韓。以征明國。安保其必勝哉。太閤此舉。狂妄亦甚哉。

行長攻平壤。克之。李昫走義州。告急于明。乞援。明主乃命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精兵五千。以救朝。

鮮行長擊破之。斬史儒。承訓僅以身免。明兵部尚書石星以承訓敗。欲起大兵。以浙人沈惟敬嘗來我國請我國事情。且與行長有舊。乃遣惟敬議和。欲使我弛備。因以集兵。於是惟敬入朝鮮。見行長。極陳和好之便。行長素喜和議。約以七條。其一和議。其二割朝鮮三道與我。其三通聘。其四封爵。惟敬許諾。行長欲待其報至。而撤兵。冬十二月。明主使遼東提督李如松。兵部侍郎來應昌帥兵五萬。以援朝鮮。二年正月。如松攻平壤。進至碧蹄館。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

擊破之。如松墮馬。明兵扶去。會惟敬見如松。說和親之事。如松然之。乃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來諭我軍。惟敬與行長約曰。事成則還二王子。如藤清王所攜朝鮮王子漢城之將。徹兵而去。李如松亦收兵而還。行長疑惟敬與平壤之軍通謀。不肯從其言。惟敬乃密與石星謀。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為使。多齎金帛。賂行長。於是諸將亦皆疲於久役。悅和議。遂定和。徹兵而去。六月。一貫用梓與惟敬至名護屋。謁秀吉。秀吉厚禮之。命行長等還朝鮮。二王子使內藤如安與惟敬俱

東夷傳

卷之十

三十一

如明命諸將分守諸城築城穿塹爲久留計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上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辦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

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外事固無足恠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惟懼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給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揚方事爲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太閤待惟敬報問久而不至一日會列侯大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我當親往留而統大政德川亞相其人也亞相在焉我無內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

加賀宰相以十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
舉韓鼓行覆明葉正帝號撫華域實千歲一時卿等
亟具舟艦德川公弗澤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
往淺野長政彈正謂公曰殿下孤憑矣公勿以為意
太閤彪怒援刀擬長政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
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白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
殿下裁定億兆欲息乃猝興速役玩武黷兵瘡痍之
民忍痛荷戈老弱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匱徵歛亡
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航海則群盜乘

虛蠱起四方及側子將響應而雲合天下危機在此
一舉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布
寬典共民休息大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鄉麾長
政退長政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
北宮內在肥聚群盜時加藤氏不在襲佐敷取之郡
邑多畔而應之太閤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吾甚慚
汝言請遣汝子幸長討賊長政大喜已而國人殺宮
內幸長未至而亂平

藤井臧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

國史纂論
卷之十一
二十

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木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磐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磐。皆是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迫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驥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為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燒悍不可撓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

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關白秀次一日遊六角義鄉之第謂義鄉曰人皆患多遺忘我能記事義鄉答曰不然曰何由知其不然也曰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以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赧然

藤井臧曰以秀次之凶虐此類於義鄉之一言何也羞惡之心在內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

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為善非是下愚之不移繇其巨謂吾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汲責之者縱不能醇去泰去甚何必至為天下之太戮矣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眾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謂此也

禎曰義鄉之答秀次與孔子以夏桀忘其身答魯哀徙而忘其妻之問者意正相類可謂因事而能諫者矣而秀次不能從其言蔽錮之深亦未如之

國史纂論

卷之十

何而已。

文祿四年秋七月。太閤秀吉殺關白秀次。初秀次既襲職。驕侈無度。性又殘忍。動輒手刃侍臣。夜數微行。斫人于街路。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為笑樂。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黑田孝高諫曰。太閤櫛風沐雨。有年於茲。春秋既高。尚在行陣。公受太閤之恩。尊榮至此。而宴安自逸。公之報恩何其薄也。願速赴行營。指麾諸將。以慰天下之望。秀次不納。及秀賴生。威權浸衰。自後每出獵齋兵。

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短諸太閤曰。關白有異志。至此太閤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三成請而梟秀次首于京師。於是太閤併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尸於一坑。標曰畜生冢。

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筭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孽。何其慘也。瘞之一坑。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理。

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鳴虜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魚。舉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界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窺。則雖有百譖人。亦未知之。何可不慎與。

慶長元年秋七月。明使揚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令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威略遠布。今得王明國。乃着明冕服。群臣皆以位次着明衣冠。以行禮。禮既畢。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曰。冊書必

不如惟敬說請姑臨爰隱諱緣飭以完事承兌不聽
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
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地曰嚮行長言明主封
我為明主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
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
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慄無復
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所專
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通以証之承兌亦
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於是

命諸將再征朝鮮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
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
以為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
世為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
是可嘆也

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罪不可不正也
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
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

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慶長二年夏六月前筑前國主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為人英邁沈毅起自沼田一城主累功為大藩太閤敬重屢引參大政肇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誡警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則則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安積覺曰小早川隆景將略似其父元而智謀過於其兄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卒能摩墨陷陣戰

晴賢而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與輝元相持備中聞光秀之亂講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以為不可竟許和親毛利氏封疆完固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秀吉器重之封以筑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為坐享大國必非太閤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乃請養其甥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爭焉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

代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
略擬之可也。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僕指於小
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
與抗矣終焉搗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
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
其與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行間數十年
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翼鏢推明人新勝之銳
夫勇冠華域者爲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
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藹乎趨禮
讓爲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爲重讒夫側目無間可
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小早川氏有焉。

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
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
氏矢以死群臣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
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

私相殺者太閤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宇都宮。毛下食十八萬石。

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為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遽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屢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

而不醜其可醜一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為霸學。

禎曰太閤老而尚溺色欲奪人之孀婦又蓄怒以禍人之邦家其昏惑如此固非為人上之道也。既不可以示教於天下亦不足以貽則於後世能終其一世則幸矣何能保其身後哉。

慶長三年春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為華麗新奇令京極高次福島正則增田長盛等護衛四郊群臣或於山間設

茶房酒亭。彈巧以伺候顏色。上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閤驩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醺飲之盛。前代無比。愚民駭悅。傳為盛事。

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傍。曰。奢者不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虐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禎曰。盈者缺。極者變。天之道也。是故聖人常謙抑。挹損。恐至盈滿矣。豐公恣意縱慾。窮極滿盈。至於此。終不知抑損以持盈之道也。君子是以知其死亡之不遠矣。是歲公薨。越二年。有關原之敗。豐公終身之成功。於是蕩然矣。天道不爽。其如此乎。可不畏慎哉。

八月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二。作遺令曰。菅亞相護遺孤。居大坂。源內府在伏水。秉大政。又令召還外征諸將。而後發喪。

林恕曰。秀吉者希世之士。能成希世之大事。然其言行背。而大義缺矣。彼馬首東。向問明智之罪。雖討舊君之讎。其實在立己威也。龍寶山之葬。似義帝之縞素乎。其實在懷衆心也。奉信雄。廢信孝。雖正嫡庶之分。其實在歷勝家也。及其強大而視秀信如路人。以信雄爲臣僕。沒尾勢之地。而有謫遷之行。信長之靈。豈不忿恨乎。由是言之。則秀吉之罪。不可免也。當時秀吉若有遜讓之意。擇織田諸子以立之。躬輔翼之。以執其政。則忠義功名。誰容

啄於其間。哉何爲忘匹夫之賤。瀆則闕之官。自踐宰衡之位哉。師範之材。儀刑之德。安在焉。如朝鮮之役。則雖振威於異域。其要何在哉。暴露殞命。苦戰困身者幾人哉。況其舂馬之勞。糧食之資。損國郡疾。編氓者。幾年歟。問其功業。則唯是洛外一堆之耳塚已。皆是不學之謬也。

中井積善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露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豪席而坐。瓦尊敗劍。親酌而成。

儀甚矣如此之轂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剋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小牧之役在天正十一年秀吉之兵為德川氏所敗亦非如坂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驥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顛翁張與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

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秀吉東征之日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曰自古徒手取天下唯吾與子而已然子名一族不如吾起一人奴也雖然吾則與石勒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指像背而出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騃，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

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尾滕孝肇曰豐國礧礧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
略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
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
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
弗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
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
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

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
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
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
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
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
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
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梁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
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
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

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中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禎曰。太閤雄武之資。其所爲。濶大奇異。務出人意料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太閤所爲。

皆非可繼之事也。其割地賞功。雖桀驚武夫。遽與之以木封。是傳虎翼也。太閤雷霆之威。以驅馭之。則奔走供命。莫敢枝梧者矣。而子孫豈能制之哉。其極奢麗。殫竒巧。輿馬宮室之美。服食燕飲之侈。子孫繼而爲之。則是皆亡國之事也。而以此遺後嗣。不可謂爲邦家遠慮者矣。太閤智見近。而不能燭遠。任意縱情。爲此亡國之事。非君人之道矣。一旦得天下。而復失之。宜也。

國史纂論卷之十終

其後... 國史纂論卷之十終

書國史纂論後

往余見山縣文詳於江戶。風神雅整。進止有法度。余重其為人。因相與締交。距今已二十年矣。時藩士方祖護園之學。而文詳獨崇奉程朱。刻意經術。人或詆之。文詳夷然不顧。既而信從者寢多。今則一藩非瀆洛之書不讀也。其興起正學如此。而未始知其注心國史。今年小倉公修奉 侯命携是書。俾余題其後。受而閱之。凡上下數千百年。治亂盛衰。人物政事之迹。其是非得失。纂諸儒之言。而辨正之。間附以所見。

議論正大俊偉。足闕讀史者之心目矣。於是知文詳
匪直精於經術。亦邃於史學。益重其爲人。便欲把臂
商榷千古。而山海相阻。一覲且不可獲。其能無愴然
於懷耶。雖然。文詳爲 侯所眷遇。是書得鏤版以傳
于不朽。可謂至榮矣。而余亦得藉以窺史論之偉。則
區區離合之感。付之一喙。可也。

弘化二年嘉平月

東奧安積信撰

本朝史籍。先儒各有編修。歷世治亂之迹。頗詳悉。然
未有專以議論爲主。而明其是非得失者也。太華山
縣文詳憂之。因博採諸儒之論。而附以己見。哀輯成
編。名曰國史纂論。我

公篤信好文。勵精圖治。嘗覽此書。以爲有裨益。

命臣實敏。校而刊之。乃謹訂魯魚。正訓點。授之剞劂。
永爲國費藏版云。

弘化乙巳秋八月

長門侍講 小倉實敏謹識

山縣半七禎著

明治十一年三月一日 翻刻御届
同年 四月 刻成

翻刻人

岐阜縣平民

大阪府平民

山岸彌平

大阪第二大區五小區大寶寺町
貳丁目廿七番地寺留

岡篤真七

第一大區八小區木甲四丁目十
二番地

中川勘助

第一大區七小區博勝早四丁目
十二番地

三木義記

第一大區七小區北久寶寺町四
丁目十二番地

全 全 全

全 全

